沁州日报
2026—4—14 星期二
责编/石泽丰 刘玉琴 编审/余永平
电子邮箱:czrbfkbj@126.com

诗意流淌杏花村

◆ 子薇

对于美好物事,我们难免胸怀向往甚至贪婪之心,明明去过了、看过了、享受过了,却还是抑制不住心头的点点悸动,一而再,乃至再而三。是的,我说的是池州那个声名远播的杏花村,从杜牧诗行里轻盈行走出来的杏花村。初去杏花村,春阳柔媚;二去杏花村,细雨霏霏;此番三去杏花村,阳光已经有那么一些热烈的意味了,我们走了不大会儿工夫,偏厚的外套便穿不住了,或者敞开,或者干干脆脆地脱下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这首诗,就“清明”题而言,如同张若虚那首《春江花月夜》,是足以当得起孤篇压全唐的。清明前后,扫墓抑或心祭我们远在天国的亲人,我们的心中必会有这首诗篇一遍一遍地滚过,温暖熨帖,却又波涛汹涌。

牧之楼里,杜牧的形象沉静干练、风姿洒然;牧之楼外,极富盛名的池州傩戏演绎正酣;更有把罗城民歌唱到中南海、唱到世界音乐殿堂的渚湖姜村的姜秀珍、姜梦玉两代女性,如今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彭红梅又紧握接力棒,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她的一曲《傩城是个好地方》让我们为之震撼。

杏花村里,碧清溪涧畔,土壤丰沃处,一株株杏花正悄然绽放,“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恰恰好的时节,恰恰好地绽放。每一朵花儿都绽放得矜持自重,有些小心翼翼的意思。萼呈深红色,似一个个吻,结结实实地吻在杏花的蒂部;又似一只只精巧的盏子,极富造型感地将杏花一朵朵托起。杏花呈浅粉或深粉色,花蕊纤纤,仿佛少女细小的心思,在惠风细雨中,轻轻地战栗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也轻也浅的愁绪,才下眉头,又涌上心头。

“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杏花是甘愿使尽全力去承接凋谢的寒梅的那口气的,一样的风骨健朗,一样的干净利落。于光秃秃的枝干上,屏气凝神地绣着花骨朵儿。这是神似。便是那一朵一朵的花儿,从形态到色泽,也到了足以乱真的地步。这是形似。

杏花哪怕落剩了最后一朵,依然透着端庄,不容侵犯,若以女人比拟,是秦怡,是杨绛。哪怕到隆冬,只剩下一树光秃秃的枝丫,还透着耐人寻味的美艳。仿佛画子,抑或雕刻,画功雕功精美细致。又似女人的妆容,从眉眼到嘴唇,再到擦粉抹胭脂,都是细致讲究的,一丝不苟。

暖阳下,蜜蜂在杏花间忙碌着穿梭采蜜;鸟儿在枝头上忙碌着舞之蹈之鸣唱之,至激情四溢处,把那些坚韧度不够强的细小枝条抖落到我们的头颈上,冷不丁地吓人一跳。

清风阵阵吹过,花瓣纷纷飘落,惊艳如诗;草屋是诗,凉亭是诗,蜂飞是诗,鸟鸣是诗,绿油油的麦子是诗,缓缓流淌的河水也是诗。穿越杏花村景区的秋浦河畔,李白曾流连忘返,深情吟哦,留下《秋浦歌》十七首,其中一首尤入我心:“千千石楠树,万万女贞林。山山白鹭满,涧涧白猿吟。君莫向秋浦,猿声碎客心。”李白曾三游秋浦河,却借诗劝人不要去游秋浦,说悲哀的猿声会搅碎游子的客心。我疑惑着他这话多半说的是反语。这组诗的字里行间,多有忧愁惆怅之意,与他诸多壮怀激烈的诗篇反差颇大,但是依然阻挡不了的是我喜欢。偌大的曲折迂回的河面,清波荡漾,水雾蒸腾,那是飞鸟的天堂,亦是鱼虾的乐园。一叶小舟摇过来,几个穿着胶靴的男人,将渔网抛出去,收回来的,便是一网沉甸甸的丰美鱼虾了。在诗的田园里,在诗的国度里,我们沐浴着阳光,今日,浪漫和唯美把我们紧紧拥抱。

坐在行驶的观光车里,远远看见取意于杜牧诗歌的牧童和牛的塑像,看见土墙草顶的明清村落、一块块种着各种蔬菜作物的农田,浓浓的乡愁从柔软的心底漫溢上来,几乎湿了眼眶。

十里桥,牧之楼,唐茶村落,竹篱屋舍,杏花酒坊,白浦荷风,西湘烟雨,桃林杏园梅洲,画卷一般,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倘若在此地写生,只怕一生一世都描绘不尽。

杏花处处有,但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却是绝无仅有;河水处处有,但是,留下李白《秋浦歌》十七首的秋浦河却是绝无仅有。这就如同全聚德烤鸭,好些个城市都有,但是最动人心魂的还是北京的那一口。

飞鸟日记(外三首)

◆ 臧棣

有时,太少;特别是
涉及神秘的等待。
全部的寂寞将陌生的寂静
完全渗透之后,也只能见到

一枚可疑的黑影将时间的表皮
划出一道淡淡的痕迹;
时间短到你无法判断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条伤痕。

有时,又太多。从啁啾
到喧闹,当世界的本质强烈到
需要获得一份单独的尊敬,
这些身影活泼的小生灵

仿佛不太满意你只顾
从人的角度去看待
命运的深浅,以及这可恶的
深浅会造成怎样的风景。

落日丛书

又红又大,它比从前更想做
你在树上的邻居。

凭着这妥协的美,它几乎做到了,
就好像这树枝正从宇宙深处伸来。

它把金色翅膀借给了你,
以此表明它不会再对别的鸟感兴趣。

它只想熔尽它身上的金子,
赶在黑暗伸出大舌头之前。

凭着这最后的浑圆,这意味深长的禁果,
熔掉全部的金子,
然后它融入我们身上的黑暗。

沸腾是对时间的节约

沸腾的时刻,但实际上
由于出海不多,可参照的
风浪,其实很有限。

那么,沸腾的心灵呢。
只有我们被恍惚成
原始的器皿,只有孤例,
只剩下摘除面具后神秘的尴尬,
又能成就多大的安慰呢?

清澈到哪一步,泉水万岁
才成立,才会听上去
像一次毫无保留的投入?

加热过程中,
陌生的爱常常轻重不分,
用外皮粗糙的干柴拨弄我们,
试着将我们从面目混淆的
男人和女人中分离出来,
去完成一次辨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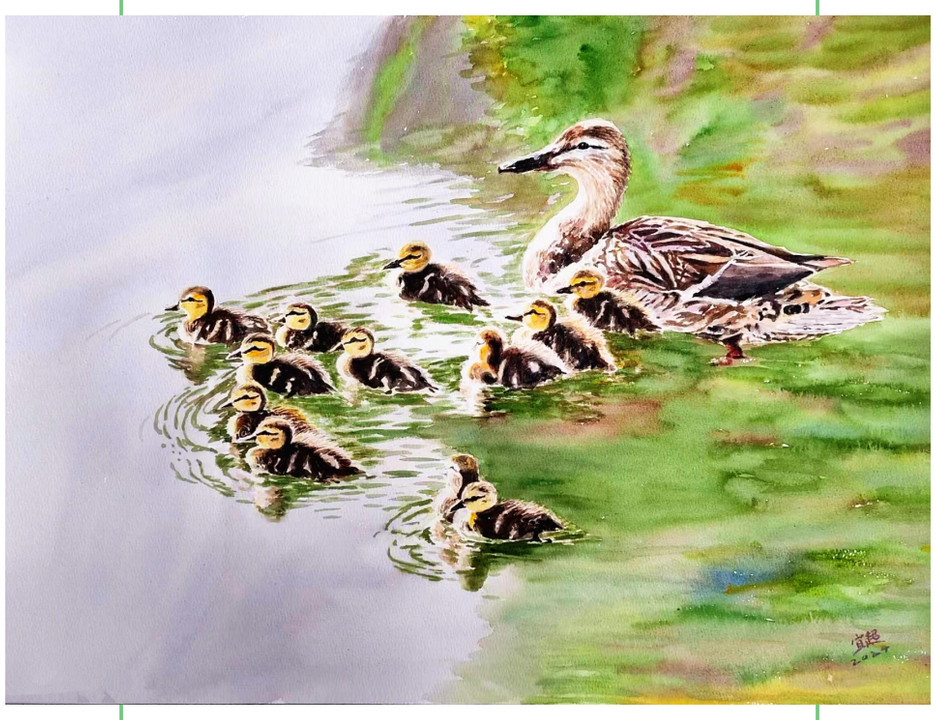
不需要炸开,就已经被释放;
不需要沉淀,就知道它
能克服时间的幻觉,
长久于我们仿佛
从未构成过它的边缘。

树语者简史

和一株安静的樱桃树度过
一个下午,你会觉得
这世界可怕地误解过喜鹊
存在的意义,而且不止一次;
而喜鹊却从未误解过
这世界的能见度。青石冰凉,
坐上去的话,温暖必另有来源;
风轻轻吹着春天的神经,
从丁香到樱花,颤动的花影
带来了夺目的积极性,
将绚烂纠正为一种用途;
是的。真没准半个圣徒
就能令内心独立于时间的效果;
毕竟,你不可能和一只喜鹊
度过一个下午;它们太活泼,
即使有完美的枝条,它们
也不会多待一秒钟;从传话者
到追逐者,有几个瞬间,
它们甚至嘲笑你弄丢了
你身上的翅膀;它们的叫喊
听上去像噪音的时候多,
像天籁的时候少:除非你
起身拍打尘土时,愿意承认
一个人确实不必羞涩于
他已能用土语,瞒过灵魂出窍,
和影子完成一次真实的对话。

臧棣,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鲁迅文学奖得主。代表性诗集有《骑手和豆浆》《情感教育入门》《沸腾协会》《诗歌植物学》《非常动物》《精灵学简史》《臧棣的诗》(蓝星诗库),《最美的梨花即将被写出》;诗论集《非常诗道》《诗道鳟燕》等。曾获昌耀诗歌奖,屈原诗歌奖,漓江文学奖。

名家有约



春江水暖(水彩画) ◆ 徐宜超 作

千年之水(外一篇)

◆ 刘鹏程

今夜,是谁被一道明净、纯粹的水所伤?千年一回,世界简单如一枚旧陶,还原成泥土,火焰和水。

千年之水,倾倒在灵魂之上。最初的女人,以最原始,最朴素的姿势,赤足打水,水声犹如婴儿的啼哭。不老的情愫泛入明月之夜,脆弱如歌——

谁在沧海桑田里沉眠已久?

谁能深入一双眸子里的冰与石头?

谁让一只宿命的鹿仅仅回头一次,所有的花朵就迅速败去?

一条大水穿越千年,激涨的水声四起。最弱的水,最强大的柔情,冲决了人心和时光的堤防——

此刻,花儿回到春天,萤虫回到田园,果实回到枝头,恋人回到爱情。

汲水的人居住在遥远的地方。那个青苹果树下的黑发少年,带上火种与盐,开始上路远行。他火焰般的灵魂照亮所有的道路与河流,执着而恒久。

在水之洲,有情的人,能否在大水涌来之时,接过那条不老的河流?

露珠

今夜无月,是谁从遥远的地方归来?足尖点过民间温暖的大地。

绿草举心为灯,照亮天空中反复闪现的星斗。

我看见了,善良的人,心怀纯洁,踏过大地的肌肤,凝聚成小小的身体,坐在灵魂的中央,心头滴落泪水。

我看见了,勇敢的人,手握智珠,打开生命之门,摘星揽月,住在血肉与骨头搭起的居所里,含泪地舞蹈。

迷人的夜,闪亮的星辰。居住在露珠的人,是天地间迷恋梦想的人。

有谁能熄灭这露珠的火焰呢?

春深处的柳笛声

◆ 李娟

老家的村头卧着一条河,河畔的堤岸长满垂柳,年年返青。

春暖乡野,山风裹着春意,拂向堤坝。柔曼的柳条,悄然苏醒,抽嫩黄芽、吐浅绿穗,点缀春色。芽刚冒青,顽皮的我,早就按捺不住,薅根柳枝编成草帽,套在脑门撒欢奔跑、嬉闹喊叫。玩累了,一把扯下厚重的棉衣,随手抛至树底下后,轻松、舒坦极了,丝毫听不得祖父叮嘱:春寒易着凉。

那时候,祖父喂养了几头黄牛,每天要赶至河畔牧放。而我,总会颠颠跟着,化身书中的“牧童”,嘴里吆喝起:“牧童骑黄牛……”开了春,农人总闲不住,赶着趟儿忙活,犁地春耕。“突突”的机器轰鸣声和壮劳力的号子声,冷不丁从田间传来,经常吓到安静吃草的黄牛。

“哞,哞……”受惊的黄牛叫唤着,四处乱跑。我慌了神,扯起嗓子使劲喊:“别跑,别跑。”声音震得喉咙发痒,忍不住干咳。祖父拍拍我的背,连声安慰道:“莫慌,莫慌。”只见他扬鞭,“啪”的一声脆响,干净有力。神奇的是,原本乱撞的牛,立马安静下来,重新啃草了。我十分好奇,接过鞭子。那鞭子实在太长,小小的我,纵然拼尽全力,却怎么也甩不开,气得我干跺脚。

祖父见状,咧嘴一笑,转身踱步到柳下,选根光滑的枝条,截取笔直的一段,搓去芽疙瘩,再剥去两端的糙皮,裸出中间的芯骨。然后,左手捏住顶头的芯骨,右手攥住紧连的枝条,反向均匀拧转,皮骨便会缓缓松动,很快就彻底分离。如此反复,直至抽掉所有的芯骨,只留得柔软的空管。末了,将空管的顶端捏成扁状,刮掉外层绿色,保留内层白膜,权当舌簧。管身挖几个洞,一支柳笛便跃然眼前。

“给,柳笛,吹吹看。”祖父依旧笑着,转手递给我。曲调一响,粗朴、清亮,比那鞭声还脆。笛声如哨,自带婉转韵味,虽不及丝竹雅致,却也沾满春日的甜润,丝丝缕缕,飘向远处的山谷。伴着柳笛声声,方才赶牛的慌乱,浅浅消散了。那段时光,我真的是“牧童”,沉醉于牧牛之趣。

春天每年都到。河堤的垂柳醒了又醒,长成了浓密的柳海。春风能吹醒柳树,却再也唤不醒我的祖父——他躺在山谷里,睡了。风起时,满树沙沙声,像黄牛在咀嚼青草,又像儿时的柳笛。

那天回村,我拧了支柳笛,递给我两岁的女儿。小小的她尚未识音律,能吹响,不成曲调。河堤旁,她满眼好奇,跑着、笑着,像我当年那样。可是,我的柳笛去哪了呢?我找了好久好久。

后来,当想到“遗落在春深处了,和许许多多别的东西一样”时,我的耳畔闪过一声柳笛,脆如鞭声……

小小说

吃饭

◆ 王振东

老石电话邀请留成晚上吃饭时,留成正悠闲地跟苟老板一起喝茶。想到眼下和老石不咸不淡的关系,他找出种种理由推辞,不得已挂了电话。但老石执着得很,电话又打了过来。实在推不掉,只好答应了。

苟老板眉头一蹙,问留成:“你这朋友在哪儿发财?”

“刚才听他说给人送货。”留成轻描淡写道。

“送货?”

“是的。我们已经多年没联系了。”

苟老板提醒道:“老弟如今是大老板,这多年不联系的朋友突然请吃饭,你觉得正常吗?”

“有啥不正常?”留成一怔。

“常言道,无事不上门,上门必有事。借钱呗。”

“不会吧。”

“这可说不准,我就吃过这方面的亏,还是不去为好。”

“我也不愿去,可已经答应了,总得应付一下吧。”

“好,好,到时可别说我没提醒你。”

走出茶社,留成心里直打鼓——这些年,自己和老石天各一方,过去的交情就像泡了无数遍的茶,早已寡淡无味。老石家里现在啥情况,自己一无所知,他真要开口借钱怎么办?借了不还怎么办?张三借自己的三万元钱,都五年了,至今未还。朋友之间因借钱反目的事多了去。苟老板说得对,真得防着点。

去饭馆前,留成特地换了身普通衣服,还把腕上的“劳力士”摘下来,车也没开,打的去了饭馆。

老石并不老,只有四十多岁,但岁月的凿刀已在他的额头上刻下深深的壕沟。他在一家公司送货,整天开辆电动三轮,起早贪黑奔波于公司和网点之间,七八年都没跟留成联系过。当然,再忙,打个电话能没有时间?之所以没打,是因为他的日子过得不如人——老婆常年有病,儿子正读大学,家里只有他一人挣钱。这次一听说留成回来,心里大喜,当即把电话打了过去,还赶着把当天的货送完,早早地赶到饭馆。

远远地看到留成走来,老石疾步上前,来了一个熊抱:“兄弟,哥想死你了!”

“哥,我也想你呀。”留成下意识地张开双臂。

老石攀着留成的脖子,说笑着走进雅间:“兄弟,一切都好吧?”

“就那么回事,给人打工嘛。”留成打着哈哈。

“打工挺好,我就给人打工。”老石脸上漾着笑。

留成一下子垂下眼睑:“好什么呀,欠了一屁股债。”

“啊!你看哥这张破嘴,刚见面就提这闹心事。”老石敛了笑,拍拍留成的肩,“兄弟,挺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借哥的吉言。”留成拱拱手。

“今天不谈这事,只喝酒,咱哥俩一醉方休。”老石一脸真诚。

“好,好。”留成这才挤出一丝笑。

老石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忆起二人的过往,从一块儿上树掏鸟,到结伴下田偷瓜;从上学通腿睡觉,到初中毕业后各奔东西……自始至终,他都没提借钱二字。留成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第二天,留成跟苟老板说了昨晚的事,还说他俩都想多了。说得正起劲,老石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忙吗,兄弟?哥有事找你,你过来一趟吧。”

留成一惊:“哥,我正忙呢。”

“忙完过来。”便挂了电话。

留成两眼发直,眉头蹙成了一个疙瘩。

“看看,我没说错吧。”苟老板眼里射出狡黠的光,“先请吃饭,再开口借钱,你这朋友城府够深的。”

“老石不会真借钱吧?”留成喃喃道。

“百分之一万是借钱,别去。”

“不去面子上过不去,毕竟是发小。”

一团乌云遮住了阳光,天空立时暗下来,一如留成此时的心情。他心事重重地来到老石送货的公司,结巴道:“啥……事,这么急?”

“兄弟,昨晚你不是说欠了好多债吗?你知道,哥这人没啥本事,这有两万元钱,你先拿着救急。”老石捧上一沓钱。

留成万万没想到老石说的是这事,赶忙推让:“这,不……”

“要是你还把我当哥,就拿着。”老石脸一凛,把钱塞给留成。

“哥,你听我说……”

“啥也别说,那些年俺家穷,不是你的铅笔头、作业本、饭票……我连初中也上不到。我正在上班,今天就不留你了。”

留成捧着钱,像捧着一个火炭。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熬过漫长的一天,留成给老石打电话,说自己要回省城了,走前想跟哥再聚聚,地点在王府饭店。老石知道王府饭店是县城最好的饭店,坚决不去那里:“咱哥俩光屁股一起长大,切个萝卜都能喝痛快。你境况不好,咱去地摊儿。”

“哥,包间我都订好了,你不去,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兄弟。”

“说不去就不去。”

留成知道老石的脾气,只好换到地摊儿上。“哥,这是昨天你给我那两万元钱,还给你。”他把一沓钱捧给老石。

“你这是干啥?我没让你还啊。”老石急赤白脸道。

“哥,你听我说。”留成紧握老石的手,满脸歉意,“哥,兄弟欺骗了你。”

老石懵了,眼睛瞪得老大。

“其实我开着一家公司,跟你说我给人打工,是怕你向我借钱。哥,兄弟心胸狭窄,千万别生气。”

“恭喜兄弟还来不及呢,生什么气?”老石没事似的笑道,“你骗不骗我都没关系,只要你过得好,哥就放心了。”

留成一下子抱着了老石,久久不愿松开:“哥,来我公司吧,工资绝对让你满意。”

“不了兄弟,我在这家干得挺好。”老石连连摆手。